

集部

敝帚藁畧卷四

宋 包恢 撰

記

詠春堂記

余友吳節父有堂名詠春昔蒙齋袁公嘗為書其名既久而欲予發明其實予辭不獲乃復之曰孰為春乎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春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春也乾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地載神氣神氣

風霆庶物露生春也然則春果無與於我乎物孰發之吾道之大也物孰鼓之吾仁之顯也乾之所統即吾元善之長也地之所載即吾浩氣之塞也故天地之德萬物之備罔不在我為物不貳生物不測春也豈有外哉今而欲詠此春也將何如而詠之春氣自動春聲自鳴乃春自詠耳非有詠之者大而雷風之千響萬應細而禽鳥之千咏萬態衆而人聲之千唱萬和皆詠春也皆春自詠也惡人不能自聽自聞耳安得吾非吾而為春

春非春而為吾者與之語此哉余昨假守天台有請予講暮春與點之義者予嘗為之說曰當春之時大鈞坱圠之無垠二氣磨盪之無方雷出地奮和樂悅豫之已深乾端坤倪軒豁呈露之已極元元一意敷暢周流生生萬類發越充盎飛潛動植曲成不遺洪纖高下旁通闓閭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於斯時也春為點乎點為春乎春非春而為點矣點非點而為春矣混混乎見其為一而不見其為二矣自點之為春也則宇宙在手萬化

生身制命在内天下無對過化存神而上下同流飛鳶躍魚而上下著察天下盡歸此仁四海放之而凖點也何莫非春春也何莫非點是不必曰吾與造物者游而吾實造物者矣至此則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斯歌歌斯詠載無聲而無處非聲聽不聞而無往不聞宇宙之間盈溢流動無一不自足而泰然無他求無一非固然而安然無妄作浩然至樂而不驕坦然無憂而不吝蕩蕩乎孰有一事一物之足以累我休休乎孰有一絲一

髮之足以間我哉以吾之爲春而春之自詠其樂不可以有加矣此豈常人之情計鷄蟲之得失較蠻觸之勝負者所能知其髣髴哉詠春主人舊常志乎此且常聽吾克翁之教而有省焉今如果不忘其初也余斯語也願請事焉在眞實自反自求而已

玉虛觀記

觀名玉虛爲一方之奇觀亦盱江城南之勝處也其山環遠近峙而屹立者如玉屛聳而峻拔者如玉笋西有

髙峯諺稱雙髻尤巉然特出皆上凌太虛爭獻神秀其水周左右逢原而流者如玉泉隨蓄而止者如玉鏡東有良田平廣萬頃又渺然前陳皆下涵太虛交相照映觀在其間地形如龜有老松如龍表裏洞徹真玉山輝虛室白而瑩然一水晶宮也平時翩翩羽衣蹁躚環佩飄飄乎優游其中焚異香以成雲擊鐘鼓以成雷聲應氣求相與以誦其家之書行其家之法從外而望之者真有若神仙中人風塵表物顧不清且樂歟近境里居

多傳氏人物多豪俊疇昔或期以學問窺前賢或期以文詞追作者累嘗會族於斯會友於斯藏修講習於斯濟濟彬彬猶德星聚也亦以欲相追琢如工人之琢玉欲相虛受如山澤之咸虛則莫美於斯也然斯觀也邈不知其所從始以素無片言隻字可以考證也所可見者有天禧丁巳之鐘存焉耳或曰昔為凌雲觀又曰下方觀至治平之元方賜今額皆未可詳也惟迹其當衰弊之餘而力能振起之者時在崇寧有道士徐丹林者

為可稱述而已自是前作後述隨時出力凡由内及外宫室殿堂拯弊修廢類無缺遺規模既定增加循積將月異而歳不同亦可以復一方竒觀矣逮今知觀事謝師顔與其徒愈慨然有主張是綱維是之美志故比年樓閣門廡牓額等又咸革故而鼎新之正猶玉焉他日久掩没於氛埃之舊一旦再得以發越其光潤之素於是焕然虚明為之改觀兹可以光前而照後矣師顔屢嘗造予而嘆曰本觀不知其幾何年前者既無記以詔

今日今者又無記以詒後來則豈非缺典之大者乎敢以為請予嘉其志既為之志其源流委折之大畧矣因復念彼之為教者其説曰被褐懷玉曰致虛守静又曰白玉不毁孰為珪璋曰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此道德南華二經之所謂道者非予之所敢知也抑觀之取名或者其出於此歟彼因名以習其教必有能知其道者予不復道然猶獨有疑焉觀之士豈果皆為仙人而不火食乎何自有觀以來無一畝之田無一粒之入靡積靡

倉靡陳靡新其空虚至是極也室如懸罄恐亦難以暫寄者况久居乎將不啻有貧困憂戚之患借曰庸玉汝於成如吾儒可也然徒虚其心不實其腹亦豈彼之道乎今乃其徒常十餘人類若有以充其體而不餒於氣者彈琴賦詩煉丹修藥各有以自娱未始有貧困憂戚之態豈其果有仙術能仰以呼青雲吸白日俯以束荆薪煑白石紫芝春荑黄精秋肥可以不老春食朝霞夏食沆瀣可以久生乎則宜其不食五穀能如藐姑射山

人也不然則歲無五穀之收而為觀數百年不絶不廢如一日亦未聞有一人以絶粒而不延年者果何道以至此哉或謂杜陵欲入藍田山以有餐玉法也竇玉品中有名穀璧者粟粒自然此豈其可餐者歟然則師顏與其徒豈亦觀中自有玉以充虛而非常流所得而見歟皆予之所未喻者尚欲一親至訪問而究窮其所以然姑記以此云

韞玉軒記

南豐山多竒秀有曰染原者以山之色如染有以見山之源深長也侯氏居焉前對二高峯名何祝蔚然蒼翠聳然峭拔穎然銛鋭不知其幾百丈如峻極于雲天之表可仰而不可上其峯之麓多竒石左為石巖右為石井上下為石崖井泉清甘冬夏不竭春則瀑布飛噴而下舊甞鑿崖之傍為梯可以登眺鑿崖之上為基可以卧遊引井之水為池可以濯纓自源徂流若無一點塵俗氣者有侯氏子希夔隱然有感若謂凡山之孕為一

方竒秀者要未始無所自而然豈非有所緼蓄於內而發越於外如昔人所謂石韞玉而山輝者歟於是取以名其書室曰韞玉軒而請予記之予因諗之曰玉之美不待贊贊其美者非知玉者也其玉可貴珉可賤童子能知之問所不必問非子貢之問也比德於玉是矣而必目其何者為仁智義何者為禮樂忠信何者為天地九者之外又別有取以為道德焉既非其倫矣且以乾為玉觀之亦是可以當此稱者然以無情之瑞物而稱

之如備道全美之人不幾於強為附會者乎非夫子之言也獨精神見乎山川為足以知其表裏耳蓋方其韞也石未剖玉未出若未有以見其美也然石不必剖玉不必出其美自有可見者焉抑水非玉而水方方非水也玉也木非玉而木澤澤非木也玉也豈不猶荊山之玉潛光荊石之中雖千仞之上不能掩其光乎是玉之石者雖未可見而輝之在山者為可見不必觀諸玉而觀諸山可以知之矣使徒曰山云爾而山又徒曰石而

已則重濁之氣烏得有精明之色頑獷之質烏得有溫潤之體宜皆不能以發其光者將見其黯焉壓埃之冥冥慘焉煙霧之昏昏神氣索而草木萎泯然無毫芒影響之光輝者固其所也是山之所以輝者玉也非山也況石云乎哉然則玉以比君子而欲玉成君子之德者盍亦反而求之夫美在中則暢于四支和順積則發為英華有充實之美斯有輝光之大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其韞而必輝之驗歟此心猶玉

而良貴存焉此身猶山而光潤生焉故所貴有道則動容正色辭氣之間其暴慢鄙俗自遠所性根心則生色見面盎背之睟其四體不言自喻也苟舉吾一心皆美玉則舉吾一身皆輝山韞藏發輝之相符益信其不可誣也矣今吾子宜何如哉子之得于天性者謂之德而藏之身心者猶玉之韞也患不自知遂至自賤自毀或不能不瑕不污以汩没其光輝耳盍亦善自貴重如玉之貴善自藏修如玉之藏可也吾見其韞將闇然而日

章矣不則貴於己而不思放其心而不求是自賤自毀其所韞也光輝自何而發見哉充而上之盍亦所存之純如玉之瑜而無瑕所守之全如玉之潔而無汚可也吾見其韞猶潛伏而孔昭矣不則志念之駁雜物欲之蒙蔽又自瑕自汚其所韞也光輝自何而形著哉予宜辯于斯二者予鄉里有如染之山已視之若輝者抑自反曰山多石也果有韞乎無韞乎韞果為玉乎非玉乎當自知之而自得之不然非其輝也吾言或可以為法

戒云

宜黄龍磜寨記

内地之人為備冦計猶邊境之人為備北計也有土豪馬自據勝地以置山寨自辦糧食以給土軍謂之忠義無累於郡縣而可以濟官軍之所不及他日北騎猝至則險固精勇此足以自衛而不可勝彼雖攻之而有所不能勝似此者今長淮非一所也其來久矣若内地則所患者冦亂爾苟有鄉官如土豪以忠義自奮大畧依

邊境之法而行之則雖寇徒兇焰之新熾未至如北騎强敵之難應也何足以為患哉今宜黄侯君錠之事是已蓋自紹定己丑庚寅間閩寇四起所至火民廬空民財戕其性命擄其妻孥莫有能禦之者遂至横行及撫諸縣之境而宜黄諸鄉被毒尤慘時侯君之所居在崇賢鄉之鵰峯雖能糾鄉民為義丁率衆戮力與之抗而鄉井為所蹂踐者已多矣君因慨然嘆曰今日之患已往雖姑曰不咎後日之憂方來可不深慮哉據勝地置

山寨之法於是乎行之真有不可緩者矣乃擇地得名曰龍磜者兩峯對峙高險可恃泉瀑旁流幽深罔測山岀峻拔上實平夷可居千户而容萬人殆似天地特設險以為避亂拒寇之所者以之寨其上寇至則登寨出其强者與之戰而期於必克寇退則返故居各理生業人人可以自固此豈非備寇之良計乎然君復慨然嘆曰如依寨出戰非有食何以戰或因寨為守非有食又何以守哉辦糧食給土軍之法於是可行之又宜有不

可緩者矣乃自出米三千石零又率族之有力者助之倉于寨中專以給義丁而名曰義倉當東作而散以濟其力農如屯田焉及西成而斂依淳熙法量收息二分覬以增其數可以遠及而持久出内主以子弟無秋毫擾萬一再遇寇如他日則兵與食俱足寇其如吾何又豈非備寇之長計乎侯君今授贛州信豐縣尉素負意氣欲立事功故能在鄉為守禦之備鄉人實賴之使每鄉有為者例若是則雖有巨寇無能為矣百里之内安

於田里其利愽哉抑君之志固美矣又在後來者世守其法不私不欺勿替勿壞有以推其所為而增美焉非惟不至於滋生其弊而益有以廣充其利積倉愈多養人愈衆則雖使之數百年安固常如一日可也此侯君求記於余之本意而余不得不為之識其本末以詔後人焉抑亦足以維持於無窮歟淳祐戊申重五朝請郎權發遣福建路轉運判官兼知建寧府兼勸農事節制左翼軍屯戍軍馬借紫包恢記

真州分司記

地不愛寶寶藏興焉有土此有財貨財殖焉厥今東南寶在煑海利權總在白沙以其號為淮海一都會要衝也出於斯納於斯斂於斯散於斯其來無盡其去無窮前隸倉臺專司制之在外固已多歷年所後歸檢閱分司制之自內昉於淳祐四載其為數加夥其為任增重矣官守之所治宜有公廨司存之所掌宜有公庫顧乃十餘年間尚闕如也殆類豈失所居而受之以旅者然

則非有舊貫可仍難以何必改作言矣取諸大壯易以棟宇豈非其時乎然患未有財也於是分司趙寺簿汝証與知郡徐大卿有功合詞請于朝今大丞相惠國謝公慨然從所請為之捐十八料公楮二十二萬八千三百有奇且就淮東總所給木植價錢六萬八千二百有奇財可用矣患未有其地也於是相分榷廳舊址可以為廨又别貿易數千丈可以為庠地亦定矣乃選工與材悉用其良授以規畫協力興作執役者日二百人人人

公雇之厚過於私家物物公買之值同於市價真有不擾而辦者故以公廨之一新則為門廡廳堂等凡三十餘間戍卒胥吏莫不分列有舍總以大門儼如也以公庫之一新則為土庫廳廊等凡二十餘間中間點閱編排藏貯官錢莫不布列有位周以磚垣屹如也外為別屋又四十餘間若南瀕大河則造河亭船埗以便商賈西有水港則接東邊曠土以遠煤燎上而待賓有館下而牧馬有廐正廳之西建書院三間書院之南建薰風

一堂以為公事應酬之暇藏修游息之所傍開水門列小紅橋前為月臺起見山樓桃柳梅竹雜然前陳羣山衆水燦然在目樓之前又有曰可軒蓋幾於盡得一州之勝而無一不可人者夫以公廨公庫既一時具備前所未有而賞心樂事又隨地創見各有佳處以鹽事與商賈交易之場而超然景物之美又有以自適其適焉蓋其清不絶物通不同俗抑所謂迹似與世相濁而獨其心追古人而與之游者歟經始於寶祐之二年之夏

孟落成於是年之冬季僅八閱月耳而總為屋大小九十八間且內而器用外而舟楫無一不周密而備具遠近爭先快覩為之心開目明其亦煥乎其盛矣夫寺簿以書命某為記其事某不能文又念不可辭乃為之述其本末如此而竊嘆曰天下事無大小惟在有志與才無不可為者惟無志則苟且偷安而不肯為無才則因陋就簡而不能為若寺簿則才志綽有餘裕所至穎脫以出何事不辦豈徒如唐人以繕修而得能名者哉若

夫鹽居天下財賦之半在唐已然矣然時則宫闈服御百官禄俸皆仰給焉今則不然特供軍餉而已詞正而不失義用公而不及私法寛而民不告勤價平而商不告病使民旅相安而軍國自足斯盡美矣寺簿處此自有道閫之歲入視舊五倍非常人之所能與亦非予之所能知者故弗贅及云

竹軒記

物非物何物非我我非我何我非物萬物皆備於我反

身而誠其樂大矣竹一物爾一即萬萬即一誰實為格物而知我者哉竹之中虛我之心也竹之外直我之行也竹之節剛我之介也竹之榦峻拔我之高也竹之根深固我之本也竹之色常青枝葉常秀我之文也一或反是非竹非我矣以竹視竹常人也以我視竹君子也若黄巖池君子文者其知此歟子文嘗從四方名師友遊皆被賞識而燭湖孫公尤愛敬之既嘉淳美之質堅靜之操而復勵以明識强力充氣以進於英特氣象殆

竹之意歟子文有軒旁環以竹燭湖名以竹軒意有在歟令子文之子齊賢於軒則再造於竹則增植竹生有先後猶父祖之長兒孫根根葉葉相似也子文賢也有子齊賢又賢也以賢嗣賢所謂是以似之其賢欲與父齊而其實欲與名稱者歟請余記其説予既為畧叙其本末而復勉之曰詩以菉竹猗猗興有斐君子而大學遂取以為道學自修盛德至善之證竹之用大矣而非外於我也齊賢能以是歸而求之當有餘師未達則反

而求之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達則舉而措之以治國平天下以光先志以追燭湖之雅意舉不出諸此尚何外求哉

玉成齋記

黄巖之谷口鄭簡子以書來閩山之臬司告予曰吾嘗作一室于祖廬之側而玉成齋名之取西銘玉女于成之意也夫富貴無憂固世所貪慕以厚吾生者或疑猶鴆毒也不必戕人多至殺人若貧賤憂戚乃人所厭惡

以拂亂其所為者抑孰知反能固吾志熟吾仁決有成而無壞乎吾素貧不求富吾素賤不求貴吾幼無怙恃幸鞠拊長育于先祖母以至于成立嘗讀蓼莪詩李令伯表未嘗不為之三復流涕憂戚亦已甚而不求世間之樂有年矣然私竊自念又安知此非所以成吾哉猶之玉焉未有不琢而成者而玉不可以攻玉有他山之石之錯焉以吾家徒四壁身無一命不堪其憂幾如顏之簞瓢陋巷蓬戶甕牖始猶屋之上漏下濕吾既室于

斯終當安于斯思父母祖母于斯立身顯親于斯庶幾仁有得孝有終而或底于成也然則貧賤憂戚豈非吾攻玉之石錯乎此吾取名之意也請君為我記之予聞苦志勞骨餓體乏身乃有動有益也困心衡慮徵色發聲乃有作有喻也知慧之生由于疢疾孤孽之達出于危慮信乎貧賤憂戚之能有成矣然貧富貴賤憂樂之不同特其身之與世遇者爾在道則有至於富有大業而已無貧也有貴于己之良貴而已無賤也有樂生烏

可已而足蹈手舞之不知俛仰無愧怍而王天下之不與存者而已無憂戚也若身之貧賤憂戚則雖如吾夫子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伐木削跡厄于陳蔡而視世富貴有如浮雲樂以忘憂不知老至真行乎貧賤患難無入不自得而德益盛聖益聖也此其所謂玉振之終條理而集大成者歟乾為玉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乾德也德即玉也成之極也箇子而欲自成如玉也則當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而終日乾乾可也甘貧賤憂戚如富

貴好樂推一念之孝以求天經人倫之至因玉女之旨以會訂頑體用之全如琢磨自修之功以求大學至道之止則其所成當如何無謂一室之小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將洞然宇宙天下之廣居正位不外是矣光耀玲瓏晝夜不息他日遠近之人望之見有白虹之氣上衝于天精神之發下見乎山川者必自谷口玉成齋中出之也余也猶願刮目而快覩焉敢以是復所謂不知簡子以為然乎不也

遠齋記

予友上饒徐致遠卜居玉溪之南為藏修游息之所後負古城之山前揖南澗之谷中有淵然一泓依棲霞山曰霞泉泉之下闢小齋齋外梅竹相與照映蓋致遠心地灑然而境地之勝亦如之況深于琴精于詩鼓于斯賦于斯則山鳴泉響梅動竹應若皆知音者嘗求名于予予曰何必他求以字名曰遠齋可乎昔陶靖節結廬人境而心遠地偏者亦如是耳此十五年前語也茲予

被命來司閩臬致遠實偕行因語前事曰名既自君立則發揮遠意以記吾齋豈宜復他屬予曰記則不能嘗試評之人之智識志願最喜乎遠而惡乎近苟智識之所及者遠則可以成遠業志願之所期者遠則可以經遠猷否則卑汚淺陋見不踰乎目睫行不越乎尋丈固無望其遠到矣夫遠孰有遠于天地者乎周行一百七萬九百餘里天之遠也自東極至于西垂自南極至于北垂各二億三萬三千里餘地之遠也人而欲同其遠

則何以哉然此特天地之象形猶未足以為遠也有象有形則有限有窮惟非象非形無聲無臭則所謂道也天特此道之成象地特此道之成形道則神無方而易無體豈里數之所能計而百千萬億之所能算哉故雖未始離乎天地之間未始出乎象形之外而廣矣大矣其遠不禦莫究其限量莫詰其終窮矣抑予聞之曰仁之為道遠行者莫能至也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然則果遠乎果不遠乎亦惟知遠之近者斯可以

入德乎放之彌滿六合斂之退藏于密則雖遠而非遠也密莫密于此心此心之神倏然在九天之上倏然在九地之下又倏然在八極之外往來不測莫知其鄉則又非遠而遠也不以遠為遠而以不遠為遠斯真知遠矣此齋雖小中具宇宙此齋非近宇宙非遠于此齋而鼓琴將眇宇宙皆琴聲也于此齋而賦詩將眇宇宙皆詩句也推此智識充此志願則近如目前之小得失小利害尚足以動吾心而置秋毫之欣戚哉致遠有晉宋

間人物風度者也當自有契于此予言贅矣致遠曰命之矣請書以為吾遠齋記

易齋記

有結廬于包羅恢宏之境者名之曰易齋而自稱曰易齋主人方其作是齋也先筮諸易得吉然後定非任己意其全體又皆取諸易而為之不假他求故名之木則擇于艮山匠則選于巽工勸工而兌以説之動木而震以起之其屋極乃太極而基址則坤地葢覆者乾天也

以離日坎月為窻牖而又以坤闔乾闢為門戶神實密運其間有不疾而速者貞節之不傷財不害民而成之簡易也齋既成主人又筮得吉日乃舉乾首捧坤腹起震足順巽股側坎耳正離目拱艮手謹兌口以一身侍乾父坤母與所索而得者三男三女一時同入而居之其為齋真包羅恢宏足以廣居而大受乎是時其内之家人蒙童歸妹固已畢集其外則師衆同人又皆比輔方來而未已如噬嗑之合無有間者翕如也主人于是

待之以履之禮樂之以豫之樂燕之以需之飲食未濟之飲酒而坤牛巽鷄坎豕離雉兌羊等物悉備井可汲鼎可烹取無禁而用不竭無不醉酒而飽德歡如也禮既成主人居而安其序于斯樂而玩其詞于斯動而觀其象玩其占于斯有大有之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不知彼之旅于處心不快未得位無所容者其視此齋為何如哉當晉之明出則夙興而自昭明德于斯固不敢以妄入及隨之嚮晦則夜寂而入以晏息于斯亦不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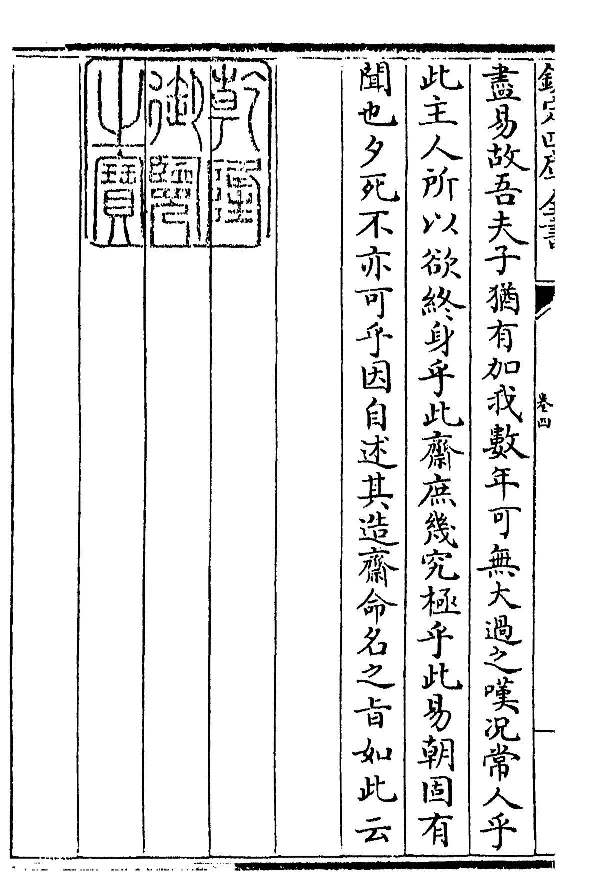
以妄出其出入以度有不容紊者四時之間尤自有叙當其月為復為臨為泰為大壯為夬為乾皆陽月也時則幸陽之月長一月以消陰至于乾而極極乃為至猶吾德之陽明必積至于剛健純粹而有如乾可也是六陽之用無一時不在此齋矣及其月為姤為遯為否為觀為剝為坤皆陰月也時則慮陰之月長一月以消陽至于坤而極極則必變猶吾德之陰晦必將變之永貞大終而復為乾可也是六陰之用亦無一時不在此齋

矣蓋與時偕行未始少離也或靜坐無為則寂然不動若倏焉有感則即為咸之通于前或遇事有為則變動不居若截然當止則又為艮之止于背動靜一體常自如也有時終日無事無人則唯聞中孚之魚信鶴鳴小過之飛鳥遺音輙亦欣然有契其或兌之朋友來就講習相與麗澤真有足說者來則萃聚去則渙散彼各自適其適而此亦初無留情又其隨時順應之迹然也若夫平時之藏焉修焉則常謙以自牧退焉若虛凡以自

課其進者具有次第尤彰彰明甚葢至于誠而極而無妄者誠也以是為主于內而大畜以充之頤以養之養其大而為大過則有大過人之德而能為大過人之事矣不則畜養之不深僅如小畜之懿文德而非大德與天文人文之並觀于賁者異矣又如小過之可小事而不可大事與大者之過又大異矣陰小固不可以為大陽大尤不可以為小然積小以髙大有如木之升居德以善俗有如水之漸亦在夫自課其進如何耳不寧唯

是若損之懲忿窒慾益之改過遷善革之豹變去故如是者恒久而不已則日新又新其進又何可量哉然易非純吉也吉一而已凶咎悔吝凡不吉者四焉無非道者故泰不能無否剥亦不能無復往來消長天之行也以豐大而有消息盈虚以既濟而必思患預防雖天地不能齊也而況于人乎故反觀諸一身則有明夷有睽有蹇有困而晦明正志麗明應剛反身修德致命遂志所以自處者固自有道外觀之天下則有屯有訟有

蠱而體雲雷以思經綸尚中正以止險健利涉川以往有事所以求濟者尤自有道也蓋凡有難必有解未有終難者易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其所以愈窮而愈不窮也歟主人粗嘗學焉而知之矣今其不出此齋一日十二時晝夜百刻之內無非與卦爻六十有四三百八十有四相與流行乎其中吉與凶咎悔吝之變潛心密察樂行憂違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外內知懼凜然不敢忽也易本在人固非在外然人必至于聖人乃能



盡易故吾夫子猶有加我數年可無大過之嘆況常人乎此主人所以欲終身乎此齋庶幾究極乎此易朝固有聞也夕死不亦可乎因自述其造齋命名之旨如此云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敝帚稾畧卷五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陳祁

謄録監生臣李光緒

欽定四庫全書

敝帚藁畧卷五

宋 包恢 撰

跋

跋鄧州通判饒公將鑑

將論百篇者紹興辛酉通守鄧州饒公諱廷直之所作也迹已行之事據已成之功而為之辨其是非定其得失不徒以成敗論者如度之於長短分寸不差如權之於輕重銖兩不舛其所取者既多可以為法其所去者

雖少亦可以為戒以此亦猶之鑑焉一舉目而閱之妍醜不可逃矣蓋兵家之所論者主乎法而不必純於理公之所論者主乎理而亦不悖於法徒法者以權術為先若甚奇而非奇據理者以道義為本若甚迂而非迂故公之所論本正而不譎體全而不偏用周而無缺無一非斷之以理而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昔之名將多以此而奏功有不然者雖戰勝雖守固猶幸也真可以補兵家之所不足而助將家之所不及其間借有未盡合

者亦小瑕爾無傷於瑜奇書也知兵而明理必將有取焉况公非特有此奇書實有奇節也公本通守鄧州以守鈌權州事因敵稱我朝已從和議許以此郡迫而取之如取償焉而公不得命已奏而未報乃堅守而死之嗚呼使公得終致其身而盡其用則所論諸將之善者皆當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其成功當如何其光明儁偉哉今新江西運管黄君應龍乃公里人也知其事爲詳且得百論皆公親藁以示予且嘆世人有奇書奇節而

泯沒不傳於世者多矣如公之事雖在國史若此書則聞之當時欲進而未果迄今未有為之表章者某聞而悲之因書其後當有世之大手筆發揮以昭垂來世而為永鑑者云

跋林次麟東宮事鑑

東宮事鑑之書備矣真鑑之光無一物不可照固已不待贊況諸君子之所品題者又備矣增鑑之光無一塵可翳僕也又安得而措一辭哉然蒙林兄不鄙出而惠

教之不可無以為謝敢因以著一贅疣之語焉夫以布衣而言天下國家之根本盡發古今之教法非思出其位又非有所私有所為而然者先儒横渠張子聞生皇子則甚喜若生而有教豈不尤可喜乎何喜也天下國家本吾一家吾君之子即所以為天地之宗子舉天地之内之人何莫非同胞之衆子惟一宗子之得人則四海為家一視同仁又安有一赤子之不並生哉故曰為天下得人謂之仁而震為長子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

者其教之根本孰大於是以是而論則事鑑之作正家内事也實切於吾身而非迂實發於吾仁而非僭其殆林兄之意歟敢附及之云

跋郭省元玗帝王萬世寶鼎鑑

天為父地為母凡厥有生孰有一人非父天母地之子哉然皆庶子也必有一宗子焉至尊至貴者以為之主宰焉在今日為主器之長子即後日為大君之宗子也故欲知君道必先知子道父天母地之氣塞而為吾體

則天下庶子皆吾同體父天母地之志帥而為吾性則天下庶子皆吾同性也體同性同則名分雖有尊卑貴賤之分體性則無尊卑貴賤之間為是子者必能肖父天之高明而無一子之不覆肖母地之博厚而無一子之不載舉同胞之庶子無有不同得以安其體而遂其性者斯謂之仁以是建立以是諭教此正中庸大學之微旨郭兄其知之矣寶鼎鑑一書盡萃古今建立諭教之本末包括無遺前所未有而其要在於遺天下千萬

世以不盡之仁此豈非其大者乎自古惟三代之宗子有此故為有道之長三代而下其知此者鮮矣故亦無復有三代之風為人君止於仁而為天下得人謂之仁誰復知此道哉然則孰若吾身親見之哉郭兄學中庸大學者也其所發明天下千萬世不盡之仁者其亦由此其選歟

跋山谷書范孟博傳

范孟博傳昔太史黄公所書今閫帥文昌趙公家所藏

也某蒙公出示兩巨軸因得以刮目快覩而為之感嘆不能已蓋以范傳之清節照映黄書之筆勢飛動固已為世之至寶況凡所題跋皆前後名世士發揮殆盡似無復可措一詞矣退獨念人之所難莫難於生死吾夫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所惡有甚於死故患有所不避此可以觀人矣而先儒又謂感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是能死者又當於其處死之際觀之孟博之始繫獄而期以死也其仰天而告則欲上不

負皇天下不愧夷齊迨再繫獄而知必死也其與母決則以弟孝敬而足養母也已歸黄泉而可從父與子言則以惡不可為我不為惡所以自處與其處母子間者曲致其義眞可為從容以就死而非徒曰感慨以殺身者歟彼猶有議其激作名聲品覈裁量之過而卒陷黨議者曾不思大義介節出嬰其鋒其偉然剛直之氣自凛然足以破姦邪之膽遂使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誰實致之謂孟博輩為過者過矣或者又疑白

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其死也果中節乎抑不知世之貪生失節全軀保妻子者身亡心存固已不見齒録於世其次大命至止而獨顧戀係累覬存殘喘餘息欲絶而不肯絶者何限有如病亡之時非臨難赴死之比也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垂死盡見者以孟德而視孟博蓋天壤也不彼之尤而反求疵於此何哉太史之書此傳其以氣節事體亦有相似者歟初以史事往涪州戎州矣繼又以承天記文而

往宜州横禍所加隨處安受不悔不折有孟博之風矣觀其自述在宜州之日所僦之舍上雨傍風無有蓋障人以為不堪其憂余既設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機相直蓋悠然自得也不幸竟死於宜可勝嘅哉然遂獲與孟博相從於地下太史何憾也文昌公家之蔵此書是又以忠定之大忠大義決大議定大策而措國家於泰山之安者其事固非可與范黄二公同日語也然功在社稷雖與日月爭光而邪議敢為蔽蝕亦嘗妄目

為黨乃人自絶耳於日月乎何傷至是而反觀范黄輩豈不可為增感慨而重太息哉忠定嘗兩帥福迄今賢賢親親樂樂利利沒世不忘也是封福王文昌公復來帥於六十年後為於前而美既章為於後而盛有傳世守忠孝自子而孫其猶宗周文公之有伯禽僖公歟文昌公欲刋范黄書于忠定新祠則將見與西湖之水同其清水晶之宫同其明千載猶一日也其真得所托也歟太史嘗自謂其雜書他日或可作安石碎金見愛

者或謂之然今傳與書並傳則不啻渾然真金而價又增矣某濫司閫臬方大有愧孟博澄清之志而太史又嘗稱史君宗英景道之秀以為每見景道尚有典刑尤喜予筆墨在文昌公殆過之遠甚惜太史之不及見耳公命某識其説因不揆僭加贅疣於其軸末云

跋象山先生二帖

象山先生之學至明且實粹然一出於正而知之者鮮或有妄加疑議者異哉姑以所與先伯叔二帖觀之如

曰學無他繆巧但要理明義精動皆聽於義理不任己私耳至有言其人酒後言動殆不可考顛狂禪語不可以訓則截然不掩其瑕而恕其罪槩可見矣世之號為學者其弊非流於顛狂則入於繆巧而不自知也而反敢致疑議於先生此實某之所未解抑先生嘗曰心乃天下之同心理乃天下之公理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顏子從孔子不私孔子之門戶至哉言乎彼苟私門戶之陋者固不必與之辯矣或者源流自先生而浸

失其傳者方不免顛狂繆巧之病其不為先生之累者幾希其實深憂之有能即其此理誠明踐履不替則氣質不美者無不變化之說而求之庶乎有時自知而可以知先生矣吳氏子汝弋素喜學故先君子授以是帖經寇燬能寶藏不失墜一日示某謂將刻之以詔後學予不揆僭及其本末如此以歸之云

跋克堂先生墨迹後

仁者天下之廣居義者天下之大道乃人心之所固有

不待借居於外而居借路於人而行所謂非由外鑠我

也而由人乎哉然則人既不患無此居此路矣所大患

者有此居而終日終年奔走於逆旅荒墟之場而未嘗

反吾之家居有此路而終日終年冥行於荊棘險阻之

境而未嘗由吾之正路此孟子他日之所哀也先君子

之心畫高古勁健仁義筆也其牛馬走某拜觀而哀之

江子遠能寶而藏之其志美矣然如徒藏此字畫而不

體先君子之心則畫無乃徒為虛畫乎必居此居乃為

屋下主必行此路乃為路上人或不居不由則予之所哀又有甚於孟子之時矣子遠方寸之内仁居義路自備也盍思所以居於斯由於斯乎某敢拜手敬書

跋晦翁先生二帖

前輩名儒嘗評晦庵先生字畫之精神風采邵康節所謂天外鳳凰飛處別者也世以為確論有如其片言隻字傳在人間者爭寶藏之字畫云乎哉瑞之陳兄公明方少年而喜學恨生之晚而不及見先生也得此二帖

而珍之其所志當有在矣慕其德猶鳳凰則必不肯混於鷄鶩之羣想其飛在天外則必不屑棲於林木之末且二書中固非有他答問然如以目昏不讀書為天意以欠人文字多為債負聞人稱之尤多見公論之不掩其懇切於戊己戌人之事者無小大類如此讀書知人尚友論世雖生晩而不及見如將見之矣某之先君子從學四十餘年慶元庚申之春某亦嘗隨侍坐考亭春風之中者兩月每一追思常嘆景星之還復快覩且家

積其前後書問至十數巨軸比年不幸連遭寇燬盡為六丁取去今陳兄之出示是帖拜手敬讀重有感焉乃忘其僭而書此以歸之亦因以寓勵翼之意云

跋晦翁先生帖

學必有存主之處以為本必有持守之功以為實其致知講習乃所以精此本實之所在而非末非虛也我先君從文公學四十有餘年受其啓誨最多且久每於侍下竊聞之繼於先生文集中飫觀之庚申之春又嘗躬

拜先生于考亭而受學焉詳其所主無非先存主而重持守今者獲讀所與李丈二書實有契於前聞雖二書未足以盡見先生之學而大旨則有在矣獨疑近世為先生之學者往往多以格物為主至或偏於致知而廢力行泛於講習而乏持守其所謂致知講習者又類失其本而流於末無其實而入於虛殊戾先生誨人之旨大抵不過從事於解釋文義之間卒之皆墮於空言而已李丈處議師友淵源萃于一家其天資既議學其學

問加誠實其有得於先生之㫖獨深而過人亦逺矣其子斂修如又能遡其父師之源流而緝熙不替充廣有加斯可謂之能世其學矣因其不鄙示教前書遂不揆僭越輙書其後如此云

跋潘侍郎磨鏡帖 良貴

堯光四表舜光天下文王光四方周公光上下諸聖人之心光如日月然非止於鏡何時而昏借使如鏡萬一而昏時未有書磨之以何為藥若心光未至於聖人姑

以鏡喻則皇極有訓可使民近天子之光以言為訓訓近於書喻以為磨鏡之藥亦孰曰不可然此易知爾積藥鏡上不施指磨反為鏡累此則默成潘公所造深處謝顯道記問甚博大程先生曰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范堯夫謂小程先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為不記若記則無許多此積藥累鏡之旨歟雖然鏡光內也磨藥外也二物也以彼外藥磨此內光殆以外鑠我者況鏡光有形而其光死心光無形而其光活要必得默成公之

意於言外有不言而信者存敢以是求正於胡兄彥隆覬有以復我云

書後

書吳伯成遊山詩後

永嘉赤城之台鴈古剡會稽之巖壑錢塘武林之湖山天下山水之佳處也非身親履目親見安能知其真實若直坐想而卧遊是猶觀畫圖於紙上爾然真實豈易知者要必知仁智合內外乃不徒得其粗迹形似當併

與精神意趣而得境觸於目情動於中或歎或歌或興或賦一取而寓之於詩則詩亦如之是曰真實雲卧子不遠數千里凡台鴈巖壑湖山之佳處遊覽畧盡可謂親履而親見者而其精神意趣悉於詩見之可以觀矣近方就予問仁智內外之理予雖不能與之發揮而雲卧已自足以發揮矣然則雲卧之詩山水云乎哉兩體一百八十首當有真實能知之者

書徐致遠無絃藁後

詩有表裏淺深人直見其表而淺者孰為能見其裏而深者哉猶之花焉凡其華彩光燄漏洩呈露曄然盡發於表而其裏索然絶無餘藴者淺也若其意味風韻含蓄藴藉隱然潛寓於裏而其表淡然若無外飾者深也然淺者歆羡常多而深者玩嗜反少何也知花斯知詩矣衣錦尚絅惡其文著闇然日章淡而不厭先儒謂水晶精光外發而莫掩終不如玉之温潤中存而不露至理皆然何獨曰詩之猶花云乎哉遠齋徐兄致遠之詩

其當以是觀之歟王半山有謂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今泛觀遠齋詩或者見其若出之易而語之平也抑不知其閱之多考之詳鍊之熟琢之工所以磨礲圭角而剥落皮膚求造真實者幾年于茲矣故其字字句句有依據有法度欲會衆體衆格而無一字妄用一語苟作者切無謂其尋常容易乃奇崛之最實自艱辛而得也余則尤於其愛花之時而見之矣夫以四時之花其華彩光燄漏洩呈露者名品固非一若春蘭

夏蓮秋菊冬梅則皆意味風韻含蓄藴藉而與衆花異者惟其似之是以愛之求其人其惟屈大夫與周濂溪陶靖節與林和靖之徒乎遠齋既愛四花復希慕四君子人如是歌詩亦如之真可謂深而不淺者矣其視桃李輩華彩光燄徒有餘於表意味風韻實不足於裏而反人人愛之至以俗花為俗詩者其相去又不亦遠乎昔建安能者七徐幹居其一遠齋固自有家法源流矣何取於水有本如是徐子又必嘗有契於斯言者遠齋

惟益反其本而充之則成章而達猶盈科而進源之所自出者滋深而詩之所可至者益遠矣又豈予之所能量哉

書侯體仁存拙藁後

文字覷天巧未聞取於拙也今侯體仁之詩文第見其巧未見其拙而乃獨以存拙名何哉予觀聖賢矯周末文弊之過故禮從野智惡鑿野近於拙鑿竆於巧禮智猶然況詩文乎嘗聞之曰江左齊梁競爭一韻一字之

奇巧不出月露風雲之形狀至唐末則益多小巧甚至於近鄙俚迄于今則弊尤極矣體仁之存拙豈非欲矯時弊乎以今視古不巧不拙無如淵明知之謂其寓胸中之巧亦不足以稱之不知者或謂其切於事情但不文爾是疑其拙也此可與智者道體仁當自知之抑一言蔽處又能思之非巧非拙得其正矣此予迂說然乎否耶

書撫州呂通判開詩藁後

說詩者以古體爲正近體爲變古體尚風韻近體尚格律正變不同調也然或者於格律之中而風韻存焉則雖曰近體而猶不失古體特以入格律爲異爾蓋八句之律一則所病有各一物一事斷續破碎而前後氣脉不相照應貫通謂之不成章二則所病有刻琢痕迹止取對偶精切反成短淺而無真意餘味止可逐句觀不可成篇觀局于格律遂乏風韻此所以與古體異先正有云維詩于文章泰山一浮塵又如古衣裳組織爛成

文拾其剪裁餘未識衮服尊正謂是歟今耐軒續藳似獨不然觀其八句中語意圓活悠長有藴藉有警策氣脈貫通而無破碎斷續之病且所寓言多真景真意雖對偶而若非對偶無刻琢露痕迹之病其所自叙以為自三百篇而悟入則宜識衮服之所以尊而與組織成文者不可同日語矣抑予味之所謂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非特見其用功之深亦由其神情冲淡趣向幽遠有青山白雲之志而欲超然出于塵外者志之所至

宜詩亦至焉者然充此以進于古體不難矣律昉于唐唐高韋柳取其古體風韻也由韋柳而入陶必優為之又當俟別蒙出而刮目焉

書平冦錄後

比者鄢境冦禍之迭起如卒風暴雨之驟至而青天白日頃刻變為晦冥豺狼蛇虎横出肆行恣其吞噬蕩無忌憚纔三四日間新城大半為盜區諸縣市井鄉閭之民駭汗驚走不知其幾千家幾萬人也吁禍亦慘矣其

首滋衆其徒實繁自其初勢而覘之若當為持久徐定之計未易以一朝滅也然曾未幾時卒定于旬月之間亦不待如古人五旬七旬之久者何哉郡將覺察早而區處宜朝廷調遣速而施行決也向使縣家之始申于郡也非畏則玩則將見如水不早遏而滔滔方長如火不早滅而炎炎方熾未已也今郡將吴侯識敏而機警即密運方畧亟行措置遍選巡尉隅總為防遏守禦之備力請兵于朝數日而畢集矣然使郡將之雖申于朝

也或輕視藐聽而未之應則又將見如溺不速拯而益深如焚不速救而益烈必至塗炭惟朝廷見遠識微賊在目中其應如響不啻占決而洪撫江吉建寧左翼諸軍並遣而賊破膽矣乘此之時投此之機所謂滅此而後朝食可也然郡將以仁存心惻然不忍以為兵雖衆未可以輕用節制之權雖專未敢以擅興盜起之初固先多方廣行撫諭矣況朝廷本欲招捕兼行郡將益體此意惟務殲厥渠魁不求窮治脅從又況盜區非一鄉

一都而止誅之則何可勝誅哉顧念此徒雖衆其機要實在闗社闗社破則他處皆不攻而自屈于是按兵未動惟先擇土豪明示賞罰俾之擒捕大首或出竒兵以圖之或出義丁以取之自大首既連連有獲凡正典刑者十二三輩而其餘黨已懾服之不暇不勞餘力也此由善度輕重精察緩急而深得平定之機要也昔人謂兵貴拙速不貴巧遲今則兵未始用反速而不拙巧而不遲有在乎兵之外者矣然虎在山而有凛然之威然

後人不敢犯龍在淵而有隱然之靈然後人不敢狎諸軍坐鎮雄制于此然後羣盜魂亡魄喪影滅迹絕於彼相繼授首固其所也夫不戰屈人兵之上也戰功日多兵之下也然則今者兵之為功大矣猶恨不決于一戰不決于一洗誤矣沿流遡源謂之由夫郡將覺察早而區處宜朝廷調遣速而施行決非緩或者徒見後來平定之若容易也乃追咎前者申請之若張皇也前後若相戾然曾不思己丑庚寅之亂刀山在前劍樹在後恨

不立見兵威之臨也而郡縣方且坐視不言兵如醉夢然可謂不張皇矣卒之四邑之人徧遭塗炭肝腦塗地不張皇之效何如哉闗社之起蜂屯蟻聚非徒曰盜賊而實為叛逆非徒不為本郡之百姓而實非國家之百姓矣先是下而公吏方與之通同上而守令又為之容養略不誰何也可謂不張皇矣卒之十有餘年擅為生殺威福之主害而家凶而國如在聲教之外癰疽既成今乃大潰不張皇之效又何如哉其在于今惟其始若

張皇而實非張皇故終能平定之易也要非親履而親見者不足以知之僉幕諸君類聚成編本末明甚皆實錄也予嘗預聞其畧因贅述其編末如此觀者亦庶幾知往年之事為可戒而今日之功為可法也夫

贊

陸象山先生贊

高明英特所立之卓沈潛縝密所守之約彼之所學者告子之外此之所學者孟子之內外者皆虛說誣而徒

塞乎仁義内則皆實光大而可入乎聖智不差毫釐而一是之歸同無過不及而一中之渾融嗚呼若先生者真可以進乎夫子皜皜莫尚之明而世之妄肆瑕疵者亦何足以傷玉氣貫虹之精哉

敝帚藁畧卷六

宋 包恢 撰

箴

酒箴

酒流生禍獄訟繁興一獻百拜正避禍生二爵三爵油油言言本以成禮豈繼以淫大亂喪德罔非惟行執拘以殺非過於刑糜穀耗財一醉是營飲狂失禮厥禍猶輕其毒腐腸其厲熏心夭亡鬼喪昏夢莫醒肉脫骨立將

重殞身酣者必亡爲禍甚明反狂歸聖一念可升能自戒者先民有程或不多飲以約於親或加自杖以違先人或本善飲斷不濡唇爲荒忽故廢業是懲特患不爲不患不能願自愛重戰戰兢兢以報爾先以全爾靈以保爾寧以永爾齡遠大可覬功名可成彼嗜酒者德頌是名果溺其言禍將滿盈苦口利病反頌爲箴勇決敏銳與心爲盟自此霞爵清白如神

銘

恕齋銘

傅凡純道以恕名其藏修之齋而求銘於包山老翁其翁謂此道甚大非其之所能言然純道欲以此一言而終行其志亦大翁雖一言以為不智不敢辭乃隨所見為銘以復之其詞曰

人惟一心恕乃一如胡為待人與已差殊由不識已混然一體乃一膜外妄分我爾爾瘠我肥我安爾危爾災我福我全爾虧凡有便利競取歸此凡有患害並推與

彼如心同然遂大反旃待我登天聽爾墜淵曾反思否
乾父坤母人皆同胞同生同受氣同一身性同一仁何
隔彼此孰非同人萬物皆備況人同類强恕而行仁近
可至己所欲為立而達而推以及人立達如之如非所
欲非己所獨亦勿施人洞然心腹絜矩在中左右交通
上下前後使事先從一有所惡截然有據斷之以毋不
差其度有戚有休可樂可憂凡為己計即是人謀先儒
為恕充廣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庶恕大矣夫為德不

孤四海皆準宇宙同居然實非意有本如是宜先明心秋毫無偽是乃為忠欺妄不容不陂乃平不私乃公剛健篤實積之純一如天無雲杲杲白日忠極於斯恕由兹如形有影體用不違中心體約如心用博何用不如何往不若一以貫之惟參也知賜疑多學猶未知非無加如我宜未許可終身欲行勿施則賀參日課功三省在躬乃先為人恐或不忠勿憚難擬勿忽易企知求實知履求實履成已成人仁智有親皆性之德外内維

均惟如盛字純道罔二藏身此齋恕貫天地世狹道蕪少此規模予言似怪君其謹諸

達觀堂銘并序

平兄少平作晚年藏修之堂名曰達觀其說謂此心此理同乎一原或生或死同乎一致眞若達者之言者友人東平包恭為之推明其旨曰

地為吾形天為吾氣天地之性即此為貴一陰一陽性成善繼形氣即道氣塞即義非隱非顯非一非二天地

之會形氣以萃乾父坤母遺體以畀清明在躬志氣具備天地之散形氣之離氣還歸天形復歸地昔生何愛今死何畏惟達能觀達必上智渙然心融怡然理契洞然燭照靡疑靡滯能通一貫本無二事以晝夜觀死生一致消息往來始終終始惟能知生即能知死形氣聚散雖若有異天地之運萬世無敝吾身形氣天地即是天地常存吾身非斃生非贅疣死非廢棄博厚高明浩浩罔既並行不悖並育不戾死與生同混混無際少平

平心宜以平視非可意擬非可言議朝聞夕可自反自試懋哉懋哉顧言自勵

誌銘

馮撫屬墓誌銘

士固有身長不滿五尺而意氣雄千百人者或者為人畀弱視之儒者也遇不偶必達其志昔聞其語而見其人矣求之于今何難哉若馮君諱庭堅字舜舉者其殆庶幾乎其性質温厚其氣貌和平其體若不勝衣其言

若不出口其處已待人恭而寛平時無事若退然惴畏
無能為者至其遇事而激于義則奮發慷慨勇往而不
可禦倜儻權奇智慮橫出而不可窮讀書必求有用每
觀史傳忠節之事必為之興嘆曰男兒當如是矣方其
校藝于文場也所試輒中嘗屢與海內諸冠帶圜橋門
乃竟不偶而亦未嘗以得失為欣戚益雖素習文事而
洞識兵機歲在紹定之已丑鄰郡大盜起汀有黄綠頭
者邵有劉安國者其燄甚熾而鋒甚鋭也時建寧府差

君為隅總籍保伍以衛其鄉或以非士所宜受而宜辭
君曰庠序之所教養者謂何吾疇昔之所學者謂何顧
乃臨難茍避坐視鄉民之塗炭乎乃捐家貲給鄉丁日
習戰事修險要又自別招義勇二百人自辦錢糧不以
累官府自賊破光澤將犯郡境已及麻沙君能嚴陣力
拒之老幼頼以得活者甚衆先是朝廷遣殿前統領童
德興兵一千餘人來建先至麻沙君因為之鄉導且密
以其義丁犄角之賊甚恐府促童歸君曰兵有機會權

宜今賊前有巨浸之阻右有唐石之抱我軍方張功在
目中願統領暫留可以一鼓而擒之今及賊不攻而反
賊得以玩我軍矣天假我以機而不能乘之則機不在
我而在彼矣童不能從時本府三司委劉帳幹屯招義
丁討賊而差君充計議官君親往唐石招一千人為土
軍號忠勇賊破邵武乘勢來寇君將忠勇進丁字橋出
賊不意設三伏以待之賊至迎戰佯北伏者迭起賊衆
大潰斬首甚多既而賊增衆復來合數千人劉帳幹以

彼衆我寡為憂君曰我聲方振賊氣方懾我若退非惟賊得以躡我軍亦有以沮我軍也於是偃息示弱軍皆伏山下而卓白旗於對山之頂賊不敢進而退君曰賊怯矣吾將擾之遂選壯士二十人夜入賊中使聞金聲則合而擊之金止即止凡數合而還無一傷者因令鳴金如前賊每聞金聲即自相屠戮終日擾亂辨色望之已悉遁去自是不復東向聞賊再入光澤君曰令賊深入虛實未可知不可不分兵為援君軍下橋劉帳幹軍

牛嶺賊出其後沿途縱火使我軍中斷劉欲退軍君曰

今四面皆賊將何之願率所部力戰帳幹援于後此必

勝之機也少頃賊擁衆來君立馬而望張左右翼以應

之皆殊死鬬君親出陣前視其驍勇者發數矢斃數賊

躍馬衝其陣衆悉力併擊賊大敗望忠勇旌旗而走後

南劒白水峒連明者作亂童統領為其所敗賊將伺府

境守令分兵守嚴嶺乃部忠勇二百人守之賊不敢犯

軍之所至雞犬宴如也暨甲午之夏唐石中里有龔日

未者倡亂環唐石數百里莽為一盜區時郡將袁大監
甫即調遣左翼軍禁軍等收捕而以敎授包某為監軍
司禮韓槃副之差君為軍前計議君曰唐石山高深險
固未可輕進然當以計勝計當知所先也乃條畫山川
形勢指陳攻守要害以入峒初險在牛頭嶺正唐石之
都隘崇岡峻嶺俯瞰層崖前阻深流路容側足羣賊所
以未能有其險而不敢東下者以有竹溪二十四保未
悉從亂也今若先通竹溪竹溪乃唐石之左臂先世嘗

居馬可以片紙下之監軍然之亟使馳檄由間道達其首領開陳利害諭以禍福逆順之理彼新為龔脅從適值龔遣偽帖令率保內把牛頭嶺其首領既聽君言遂合二十四保皆不從逆而效順君又募善戰者得百餘人亦號忠勇士兵暨賊衆數千分道而至君率所領涉溪南岸率先邀擊于前賊懼走復沿溪遶出北岸夾擊于後賊腹背受攻多戰敗死其衆潰亂多生擒其首領獲龔日未之妻孥與其餘黨平盪之功君之力居多端

平敵騎寇淮東時高郵守朱復之以君權在城兵馬監押彈壓防城軍馬君沿城提督雖雪霜中不少息敵騎犯相城過高郵守委部馬軍清野兼間採前事當是時兵有突入民家取其物而焚其舍者民未遭敵兵而先自被害矣君出城即令百姓入城俟報至而清野民感之道遇敵騎嚴督所部謂其親力曰有難我當死國汝可先遯徐收我骸骨以歸平旦敵騎至君整隊除行敵人以為疑兵不敢逐遂清野而還月餘忽報敵騎至茭

塘守亟與君謀之君曰欲得四輕舟弓弩手二百人守如所請君駕舟抵岸伏兵田舍後遣五十人背水而射之敵先鋒數十騎奔衝前來君分軍而兩之敵騎臨流不能制突入泥淖中伏兵出其後夾而射之射死數十人奪馬數十匹敵應兵至君率軍徐登舟敵人遁去自後不敢窺高郵守申奏以為菱塘第一功也嗚呼此其意氣之雄儒者而能必達其志如此豈非有古人之風乎然則以其前後之備宣勞績所以賞之而官之者宜

如何顧乃在鄉嘗兩為計議久而方補一資繼而又僅
轉兩資福建安撫司準備差使在淮又嘗兩拒北冠功
雖奏而不賞何哉然君素守謙退其欲立功名出於忠
義而無矜功施勞之意不能巧於經營安之若命泊如
也特其在兵間以勞苦在淮間以風寒因此成疾浸病
一旦忽謂予胷中洞然似無一物此身如在太虛中恐
是全歸時矣遂自盥滌正巾整衣而坐旋就卧而逝時
嘉熙已亥四月八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後七年始獲葬

於唐石吳坊上富其山雄偉如其志乃其所自擇從治
命也君世居建陽竹溪祖朝佐遷居麻沙考應昌妣徐
氏娶劉氏一子震自葬後屢以君與予交契厚且嘗為
監軍於唐石而得公之助者即予也痛念廼父之有功
而不達因誦唐張直之之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
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死於是耶以代為其父致求銘
之意予雖非能文辭者然因君亦有感焉夫操行之難
而姓名翳然此陶靖節所以撫卷長慨而不能已古來

賢豪不達而埋光鏟彩與草木俱腐者又唐史臣以為不可勝咤者也如君者豈容不有以發其翳而出其光彩哉獨恨囑之非其人予言懼不足以傳世行後耳既廹於情義不容辭乃為之誌其大槪而銘曰

何學業詩書兮胷有許甲兵之精强何貌若怯懦兮用則健丈夫之軒昂何外若無能為兮中有沉密之智囊賊可滅敵可禦兮何兵勢之莫當功已多名未副兮何爵賞之未償人為君稱屈兮君自無少嫌於肝腸生而

順命兮没而安康山峭水清兮䰟宜是藏其身恨未顯兮顯在後人之熾昌

吳主簿墓誌銘

予友新撫州金溪縣主書姓吳諱炎字晦夫以淳祐三年壬寅冬十一月二十六日以疾卒於家予時以台倅易倅臨安忽得其居之遠近内外各以書訃予為其學徒者則曰無復有此賢師友矣為其里人者則曰無復有此鄉善士矣為其宗族者則曰無復有此賢伯叔凡

弟矣予為之慟而言曰世之愛欲生惡欲死者其惑之不辨久矣晦夫之亡同聲哀之果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其自幼嗜學如嗜飲食博識前往而文思如泉湧辭藻如春華有弗問問則多知有弗疑疑則能辨且不憚勞為人反覆開明學文者運意用字造語悉有法度可以指授以是鄉之學者多從之游每隨其分量蒙麗澤之益此在學徒是以有無復賢師友之嘆其氣貌和平其詞意婉曲望而見者以為君子人也况其志行修潔少

有可見之身過與人多美意無惡况誘人為善孜孜不懈人有請可從者曾無難色不亦委曲諭之未始峻拒人亦不怨似多可而實有守此其里人是以有無復鄉善士之悲其諸父叔在時莫不愛之以其循循孝友和氣藹如也其後諸父俱亡兄弟子姪甚衆晦夫慭然其中無疾言遽色不犯尊不淩卑會聚則少談世俗細故多言古今善事有黙寓相勸相規之意未始與一人作惡或有不美之爭必致排解調娯之力故人無長幼咸

知敬慕此其宗族是以有無復賢伯叔兄弟之恨方為兒時已端重如成人不好戲弄不為戲言獨於義理文字乃其所好初從子先君克翁問學即切切有志年十六七時侍父兄見朱文公于考亭文公令講魯論首章喜之因聽誨論者踰月而後歸自是一意實學而不廢科舉其所試之文根於義理尤極精到嘉定丁丑補入太學每試必冠諸生計分幾成優校觀其文者莫不擊節稱嘆端坐存心齋晝誦夜思業以為常淡然無他好

未嘗妄出為市井之游若不知紛華盛麗之可悅者或者欲摇動之屹不可奪素行益堅同舍驚異始疑而終信翕然稱之以為不可及晦夫資既純明一時海内名世咸獲親炙多器重之且或得其心學或得其詩文法究師友之淵源聞見既博智慮益明時在學推為博通之儒既而遭父喪以歸居喪盡哀服除即厭出事毋盡歡者幾年屢免文舉咸謂一第特其餘事乃竟累試見屈於有司嘉熙戊戌天子策士南廊勉就之以入優等

授金溪簿待闕未赴間益嗜未見之書究未竟之學凡若學徒者若里人者若宗族者往來講習方有餘樂其所著有陽山猥藳若干卷及日記以自課其所學其進未已也而不幸死矣前數月盡區處家事幽以告之家廟明以托之親朋若前知没寧而達者夫惟其親朋之所惜者年纔五十有九而平生所志所學不得少試一二或曰昔有不許小程先生學之可用者後有因其論鹽鈔法而始知其可用晦夫常備論江西鹽販之弊贑

之守臣往往有用其說以戢姦萌者人莫知其出於晦
夫也使其少試豈特能主簿書使會計當而已哉而遽
至于斯亦可哀也夫曽祖某祖某考某妣錢氏娶熊氏
再娶傅氏二子曰某二女長許適某次在室某年某月
某日葬某處某凡玉汝謂知其弟莫若予欲得銘予念
晦夫少予二歲總角同學相知真莫如予也聞訃而傷
之倍於常情豈容不銘銘曰
孰為質玉色之光兮孰為文天葩之芳兮質既良學且

强兮文旣彰行且藏兮宜高岡覩鳳之翔兮何垂耳困驥之良兮以此易年宜得壽延長兮何為中身遽有此哀傷兮獨幸文質學行存若不亡兮

陳通判墓誌銘

負才氣而加之以知問學在古則易得在今為難全若池州通守陳公諱詠之字之道者殆庶幾其人乎公人物修長體貌瑰偉固自有堂堂大丈夫之氣象而音吐洪暢言論慷慨又若有湖海之豪而傲視瑣瑣者其才

氣之浩乎其中者已不能掩於外矣而未有以見其用也若其為泉之征官則征額辦集而不擾其為斷之幕官則剖決疑枉而無滯其為沅之秋官則治獄明審而無留是雖足以少見其用而亦特公之所易者猶未足以見公之所難者也至若沅境蠻猖獗長吏未知所處惟公單騎深諭以恩信蠻遂革心沅江端愁蠶城人情方以為恐惟公視其所衝遏匱石城遂無損初寧饒之鄱陽歲方大歉公先於賑卹後於征斂寧拙推科甘書

下考雖不利於己而實利於人後守撫之金溪廹以閩
冦因以飢饉公防䕶賑救兩無缺事冦卒不入境民亦
獲安全且平糴建倉為經久計方大旱時邑境有龍湫
在萬山表人莫能到公獨攀援而上竟至湫所露宿而
禱焉公歸而雨隨之遂反旱歲而為豐年是不惟誠孚
於民而且孚於神矣其後貳郡池州則給運之功最多
攝郡南康則枰提之策甚便其所至頴脫以出治狀類
有可稱公之才氣見於用者此其所難歟抑又有甚難

者世固有負才氣者矣而不知學問者多也況世家積
累貴富之後乎公自少不徒世其官而能世其美志趣
高尚嗜學好修曾不移於貴富之習抑世之問學者又
方沉迷於訓詁議論之虛浮而公獨欲反求於身心自
得之眞實可不謂過人矣哉象山陸文安先生昔以實
學師表海內而金溪乃文安之鄉也公讀其文如見其
人因得發明本心慰滿素志乃創書院于邑以寓其尊
事之意捐俸買田選秀士以共講明又延象山學徒傳

公子雲為之師公邑政既修而教亦行焉邑之士民迄今頌之南城包公日庵得象山實學者也公敬信而嚴事之每抵掌極談擊節慶快心領神會有超乎訓詁議論之表者自是軒豁磊落表裏貫通其所自樂亦眞有不可誣者生於其心見於其事宜其實政實利及人者非一蓋有可驗者故嘗曰人無學則無綱常無綱常則一膜之外皆與吾不相屬豈人也哉凡所履歷必欲崇教化而根本於孝慈欲人皆知學也非學問有以成其

才氣能如是乎使得盡其才而行其學其所成就又豈如是而已乎公以淳熙辛丑三月八日生至淳祐癸卯六十有三亦以是月是日辛亦異矣夫時蚤起迎賓客初無疾痛及午告家人曰吾行矣整襟端坐賦詩一絶而逝公知死生之理矣親舊莫不哀之公實敷文閣學士獻肅諱良翰之孫而寶謨閣待制少師諱廣壽之子也公事少師當諫即諫不獨以順承為孝少師嘗稱以異日為政必有可觀毋留氏嘗有疾百藥不効公焚香

泣禱願減己年具疾頓愈此尤人所難也娶姑之姪留氏先二十年卒

李牧坡墓誌銘

盱江有自號曰牧坡者姓李諱溥字子源隱君也具猶古之所謂逸民者歟君之生也自其少時一美丈夫疑其易溺於嗜好者乃獨所好者仁超然出聲色之外自其祖父世居城市疑其習見華麗而悦者乃獨所悦者學反泊然有山林之氣故世方妄生徇欲不知悔君則

蕭然一室不娶以終其身世方奔名逐利不知反君則不事科舉忍貧以安其窮由其所好所悅與世俗異也當其未及壯未得師也其趣自高其志自尚不妄交不苟徇直欲得當世明師而師之求所以自見於當世者始從鄉之克堂包公遊包公謂何必遠求子之鄰有利公文伯者即子之師也君信而就學焉利公就學習而說克己為人以叩之君未契也忘寢食而反求者數月忽一旦渙然有省自是磊磊落落軒豁呈露曾無秋毫

凝滯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平時無事或撫掌抱膝笑歌自若不知手足之舞蹈休休其心欣欣有喜如口於芻豢常有餘味履坦坦而蕩蕩曾不見有戚戚之態幾微出於顔面心根發而生色睟然見於面盎於背中正而睟子睟然盎其所好既得而所悅益深且放以志其所自養也自養者厚而其證驗有不可掩於外者矣君既性靜而和容貌溫粹而詞氣從容內無城府而外不事形迹故人皆樂親之自然粹回增美有使人意消之嘆以

所自得者語人每亹亹不倦因其言而感發者甚衆顧
雖與人多和平若少所可否者至於義或未安斷斷不
詭隨遇事多寛柔若不足於剛決者至於理或未當毅
然不可奪其所向旣獨善若不屑於善世之事者而畎
畆之忠未嘗忘抑其中虛而明其於人情物理事勢之
是非向背類有衆所不察而已獨見者故與之上下其
議論者鮮不為之心開目明或者羣居衆議疑而未決
爭如聚訟君於其間或正色以斷之或談笑以解之往

往為之冰釋有仕于州縣者以禮屈致問學問政勵翼宏多所至亦隂有恵澤及人者以是逺近益愛慕之不稱其姓字而曰牧坡尊敬之也所為詩文不務雕飾而詞多警策句多清麗人能傳誦之平生少疾痛老猶童顔直以氣漸衰弱而就盡一日忽悠然而逝庶幾乎考終命者時淳祐癸卯五月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七聞者孰不傷之君事親孝而尤友於凡其有二子君以其次子為已子曰吾親有後可免不孝矣考某妣某氏子曰

自復性情惟肖而世其學孫四人男定老癸郎女秀娘安娘俱幼自復卜以次年甲辰某月某日葬君於城西之二十里曰黄田不遠千數百里來請銘亦可謂孝也矣銘曰

維冬之日人愛而親維春之風沂樂而眞志道於遠得師於鄰一覺之後一好之神孰曰子賤孰曰子貧無禄而富莫潤於身無爵而貴莫尊於仁歸全正命歸安佳城珠藏玉韞山輝水清牧于黄田百世如新

吳規父墓誌銘

一齋吳規父幼而自拔不羣强壯而自立不變至知命而自樂不憂葢姿器學問卓然有以異於人者也方其失所怙恃纔十餘載若在常兒未絶嬉戲況從師問學誰其導之規父早已若成人聞克翁包先生講道于家規父不待指示不勞勉强自慨然往師之親炙左右質問無曠時克翁有書堂在高山之巔當寂無一人之時規父不懾不懼獨處其中誦書之聲如鶴鳴九皐之上

而聞于四野之間者晝夜以為常也且衆號從學者多為舉子業誰為眞具志識欲聞一貫之道者克翁方專以此道淑人惟規父用志不紛受教之次如所宿聞有言輙契此非特其志獨能超出乎流俗之表而其識巳能知三極樞要萬化根本不出此一貫也從游漸久聞見益多大而宇宙細而事物何一理之不講何一説之不究益欲由一而通于萬會萬而合於一故以一名其齋識所學也自其既有聞於師有得於已於是博觀書

傳之言徧閲儒先之論莫不意領神會心悟理融證據端的自信不疑時已豁然貫通矣以此為文則發揮昭白以此決事則曉暢洞達以此出而與當世名師友游則如慈湖楊公絜齋蒙齋袁公父子莫不同聲許可而規父不自以為足也歸而反覆沉潛條理緝熙進退如初思欲廣大精微高明中庸全體純備而毫髮無遺恨者知之已明守之益固視天下若無足以感我而奪我者如耽視之虎自足其欲如芻豢之味自悦於口益信

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言不我欺據其所知殆有若他
人之所未見而前賢之所未及者有講義庸語一篇皆
温故知新自得之說也既力以此學自任遠近學者從
而質疑問惑者甚衆稱之曰一齋先生隨叩而應深切
著明聞言類有省以規父自拔不羣自立不變至自樂
不憂其大概有如此者可不謂其姿器學問有以異於
人哉德性機警理有人所苦思而未解者一見即悟曾
無窒礙才氣强敏事有人所惴畏而不為者一决勇往

曽無留難胷中疎決磊落徑直無留藏議論倜儻慨慷明白無凝滯凡與人交多真情實意相與歡洽而所至頡脫以出凡目其貌耳其言者亦皆知敬而親之其友愛之義尤重長兄早世喪葬皆其營辦毋事其寡嫂子育其二姪能始終扶持以至於成立死者無憾而生者無鈌也其為詩文有骨力多椎健如其為人治諸經為場屋之業尤精到而竟見黜於有司惟待試成均者至于四五而亦卒不利也然以其姿器學問之異於人則

顧此不足以為其軒輕輕重第其素有抱負於經世之事業講之甚習常有意於古英俊豪傑之所為而畧不使少遂其意或者惜之而亦自處之泊如也為人脩頎氣厚而力雄聲如鐘鼓若有上壽者年方五十五忽以一疾終時淳祐甲辰五月四日也聞者孰不哀之規父諱槼曽祖某祖某考某妣某氏娶鄭氏子男二彥博彥性女一彥㦕適黄某孫女一以某年某月葬以某所某所厚友凡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包某為畧志其平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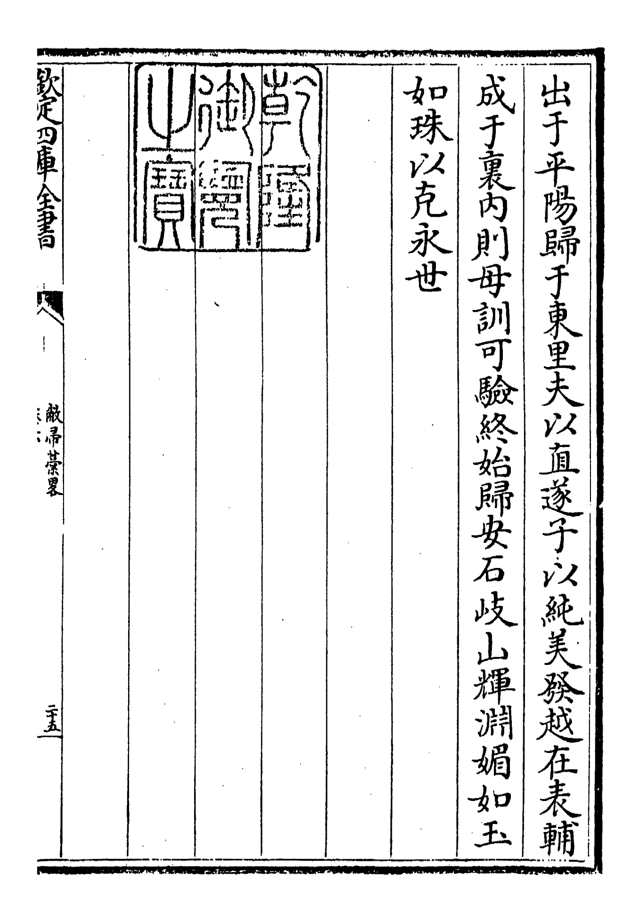
而銘曰

何志識之早慧而福壽之中止耶何意氣之甚偉而體氣之遽瘁耶何大學之知至而大命之速逝耶何健筆雄文之鋒鋭而一名一第之竟不利耶嗚呼已矣孰能起之余嘆明道象山二先生之名世皆以五十有四而得正以斃也則於規父乎生何愧後先儒一年而死亦何恚也欲後來之善述善繼則猶覬其精明如在而能陰相其二子也

汪氏墓誌銘

婦人美不外見觀於其夫與子而知之如山林之輝淵水之媚則其間必有珠玉存焉者予嘗近觀盱城之南有凡鄭君直甫家庭之藹然其子純子文采之蔚然則知直甫之所配純子之所恃其美具可見矣盖夫人姓汪名處正世居撫之臨川自歸于鄭善事舅姑得其歡心舅先大故事姑尤加恭謹鄭本屋潤而家肥夫人能承順夫志而敬戒不違助夫克家日以昌熾以一子前

熊氏出也夫人撫育如已子略無異意以至於長延師
教之學業日以精進志嚮不肯碌碌前道未可量也以
其父子之間觀之夫人之美雖欲不外見其可得而掩
耶噫昔少疾忽以小疾終實寶祐丙辰七月二十七日
也享年五十有四祖諱汶考諱堯佐妣陳氏夫名國華
子名無妄直甫純子其字也孫可翁曉翁肖翁曉翁出繼
姪天宜後後三年開慶己未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始克
葬于太平鄉五都地名石岐求銘於予辭不獲銘曰



出于平陽歸于東里夫以直遂子以純美發越在表輔
成于裏内則母訓可驗終始歸安石歧山輝淵媚如玉
如珠以克永世